

二十八集同名电视连续剧中央一套黄金强档隆重推出

张宏森

著

大法官

同名电视连续剧中央一辑强档热播

山东文艺出版社

新世纪长篇小说

大法官

张宏森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法官/张宏森著.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1. 11

(新世纪长篇小说)

ISBN 7-5329-1889-0

I. 大...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0260 号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新华书店总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492 千字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定价 28.0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闪耀着思想火花的时代启示录，响彻着警策之声的社会批判书。

春江市是一座拥有八百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为了象征城市的品格与尊严，市中心矗立起一座醒目耀眼的大厦——春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春江市八百万人眼中，大厦成为公平、公正和正义的形象标志。大厦像一个舞台，让时代的悲喜剧依次拉开帷幕。

以法治为理性追求，以公平为情感渴望，以现代文明为未来寄托，作品塑造了杨铁如、陈默雷、林子涵等一系列个性鲜明的法官形象；描摹了上自市委书记下至底层百姓的一系列丰富驳杂的人生形态；揭露了一伙贪官污吏的丑恶灵魂。作品直面社会，直面人生，敢于指陈复杂的时代矛盾，勇于批判冥顽的社会痼疾，并以科学的法理的眼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剖析。作品力争以开阔的视野阐述时代，透视历史，从而警醒地提示依法治国是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要 點 容 內

茲將夫三系營養素，表示自升何種英文營養素圖解一覽如左：

。許國祥合

此市謝球學了快，市與升升何種口人衣百八市縣縣一吳市以是

人國中市以是——一國大帥，罪難罪難罪一法五品中，何學法品

學快何又王味五公，平公快品買天，中國人衣百八市以是。謝家月

。學科何種大頭學學學升何升，合與个一學買大。志謝

學來來快即衣升快以，國與國與，升平公以，學與學快快快快

快與快快快快快个快與一學快于快，快與快，快與快快快快快，快

快與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入西直，快與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快與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快與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快與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快與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我自己去死和你们让我去死，有什么两样？

●你得到了不该得到的东西，便失去了不该失去的自由。这自由包括，你自己没有选择死的权利。

1

“……十岁的时候，我偷了一块橡皮。那是块白橡皮，方方的，软软的，还有苹果的香味。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天底下会有这么好的橡皮。从上学第一天起，我怀里只揣一块废旧的自行车轮胎，作业写错了，就用这块又黑又硬的自行车轮胎去擦，擦得作业本乌黑一片，什么也认不出来。因为这，我就想把那块橡皮偷到手。对我来说，那块橡皮就是一切，我不要别的，就要那块橡皮。橡皮偷来了，我揣在手里，脸涨得通红，心脏哈哈狂跳……我觉得我干了一件全世界最不该干却又是一件最了不起的事……放学后，我把偷来的橡皮带回家，刚把它拿到鼻子跟前闻了闻，就被我父亲一棍子把腿打瘸了……那年我十岁，家在大巴山区……连续十几天，我瘸着腿走山路上学。十几天的山路瘸着腿走下来，我似乎什么都明白了。后来，我走出大山，考上大学，几乎都因为那块橡皮和我父亲那一棍子……”

这是春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大法庭。

涉嫌贪污受贿的被告人周士杰正在作法庭陈述。

大法庭内座无虚席。坐在审判长席位上的是春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四十三岁的杨铁如。四名法官分别坐在审判员席位上。法庭气氛庄严肃穆。

“我不知道为什么，鬼使神差，这些年，我把十岁时偷来的那块橡皮忘掉了。刚才，我听到了公诉人的指控，认定我贪污受贿的数额是两百二十万。”他闭上眼睛，轻轻叹出一口气，“两百二十万！我就在公诉人说出这个数字时，忽然，想起了十岁时偷来的橡皮……两百二十万写在纸上，后面要写一长串零……这么大一个数字，我把它弄到手，竟然一点儿也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也没觉得有多么不应该。它远不如我十岁时偷一块橡皮那样激动和紧张……鬼迷心窍，真的，是鬼迷心窍……刚才在法庭上我走神了，没听见我的辩护人在说什么。我一直在想，现在的周士杰已经不是过去的周士杰，我已经远远不是我了……”周士杰正娓娓道来。

这时，坐在审判席上的女法官林子霜无意识地与审判长杨铁如交流了一下目光。杨铁如的神情含蓄、复杂。

周士杰的陈述仍在继续。

“对于公诉人的指控，我没有更多的话可说。我曾经是春江市八百万人口的财政局长，现在，我的罪孽要用一长串数不清的零来表述，我还能再说什么

么？”他略一停顿，“后悔？”他又轻轻摇摇头，“后悔这个词已经用滥了。可在这儿，我还想用这个词再说一遍，我真的后悔。后悔没有把小时候偷来的橡皮一直揣在怀里……偷了一块橡皮，我挨了父亲重重的一棍；两百二十万，我知道今天的法庭将会给我什么。”他再次停顿，低下头，片刻又抬起，“其实，我一直在等待今天的宣判。该结束的就让它赶紧结束，该断的也让它彻底断了，毕竟，等待比死亡更可怕……无论今天的判决将会如何，我不上诉。也许从今天开始，我失去的是锁链，换来的是再生……”

周士杰的目光转向了辩护席上的两位律师。

“感谢两位律师为我辩护。你们尽了努力，是我的罪过让你们理屈词穷。要是把两百二十万比作橡皮的话，我向你们承认，我偷了那块橡皮。”

周士杰的目光又转向审判长杨铁如。

“谢谢法庭给我这次陈述机会。这也许是我在大庭广众之下的最后一次发言。我说完了。”

陈述完毕的周士杰最后闭上了眼睛。

法庭宣布：“全体起立！”

法庭内所有人都站起来。

杨铁如拿起判决书，开始宣读：“现在宣读春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大法庭外滚过一阵隐隐的、沉闷的雷声。沉闷的雷声带来了连绵不断的雨水。

雨中，位于火车站站台一侧的火车头一而再、再而三地鸣笛。

烟雨，站台上人头攒动。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子在人头攒动之中，拨开众人奔向出站口。长长的站台，拥挤的人流。女子冒着雨水，不停地跑着。她叫邵红，是被告人周士杰的妻子。

美丽而憔悴的邵红，出了站便钻进一辆出租车。出租车穿行在城市之中，雨刮器在邵红的眼前来回摇摆。邵红目光呆滞，雨水顺着她的发梢滴落在胸前。

十字路口，红灯在雨中亮起。出租车停在一长串车后。邵红突然拉开车门，跳下出租车。任凭出租车司机如何呼喊，邵红头也不回地朝前跑去。烟雨之中，她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前方……

大法庭的门被推开，全身淋湿的邵红站在法庭后方的通道上。

她目光模糊地看着宣读判决书的杨铁如。雨水从她的身上滴落下来，润湿了脚下的地面。

杨铁如仍在宣读判决书：“本院认为，周士杰身为国家干部，利用手中职权，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聚敛财富，得寸进尺，置国家法律与人民利益于不顾，实属性质特别严重。且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为此，本院作出判决如下：以贪污罪判处被告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受贿罪和家庭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杨铁如话音未落，大法庭突然传来邵红声嘶力竭的呼喊：“不！”

这一呼喊，令法庭秩序哗然。杨铁如抬眼望去，邵红正从法庭后方通道上

呼喊者奔向法庭前方，几名法警迅即上前阻拦、扭结……

周士杰的目光转向邵红时，看见正被两名法警架着的妻子在挣扎呼喊：“……不能这样……你们不能……你们不能这样……”

两名法警在众人议论声中将奋力呼喊的邵红架出法庭。

杨铁如努力镇定地望着这突如其来的一切。

周士杰双手抱住了头颅……

2

高高的围墙，密集的铁丝网，威严的哨兵。看守所沉重的铁门在雨中缓缓开启，杨铁如驾驶的桑塔纳轿车开进看守所。

幽暗的看守所长廊内，一扇又一扇的铁门紧闭着。杨铁如和审判员林子涵一前一后在狱警的引导下，来到长廊尽头的提审室。

窗外，雨仍在下，隐隐的雷声依然在远处滚动。林子涵坐在桌前看白纸黑字的判决书，杨铁如站在窗前看连绵不绝的雨水。林子涵回头问一句：“看什么呢？”杨铁如没回头，也没回答。

正在这时，室外的长廊传来一阵哗啦哗啦令人心悸的镣铐声。林子涵的目光刚转向室外，背后的杨铁如说一句：“他来了。”外面的镣铐声由远及近，愈来愈重的声音令人彻骨寒冷。林子涵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

狱警把屋门推开，手铐、脚镣加身的周士杰站在门口。仿佛一夜之间，周士杰苍老、憔悴了许多。在狱警的押解下，佝偻着身子的周士杰来到屋内。

刹那间，林子涵和周士杰近在咫尺，目光里有一种无声的对峙。她赶紧回头看窗前的杨铁如。杨铁如转过身来，说一句：“坐下吧。”

一阵镣铐声响过之后，周士杰坐下来。杨铁如也来到桌前坐下。他看一眼身侧站立的林子涵。林子涵赶紧在杨铁如的目光中落座。杨铁如说：“周士杰，我和审判员林子涵代表春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向你送达春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你的刑事判决书。”他把桌上摊着的判决书往林子涵跟前推了推。林子涵看他一眼，似乎有瞬间犹豫。转瞬之后，她便拿起判决书，来到镣铐加身的周士杰面前，把判决书递给周士杰。

周士杰没有伸手去接林子涵递来的判决书。

杨铁如说一句：“接过去。”

周士杰伸出戴铐子的双手去接。交接的一刹那，不知是周士杰还是林子涵的手一抖，判决书掉下来，落在周士杰双腿之间的铁镣上。林子涵弯腰捡起，重新把判决书放到周士杰手中，随后，返回自己座位坐好。

杨铁如：“周士杰，在法庭上，不知你听清楚没有，如不服本判决，在接到本判决书十日之内，可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周士杰没回答，只是目光呆滞或者神情专注地盯着判决书的白纸黑字。

杨铁如又追问一句：“听清楚了吗？”

周士杰仍默不作声。

这之间便有了一种短暂的沉默。少顷，杨铁如打破沉默，说：“怎么不说话了？你应该有很多话想说。”

周士杰：“我说过，我不上诉。”说完，他站起来，拖曳着沉重的铁镣向门口走去。刚走到门口，身后的林子涵站起来，喊一声：“等等！”

周士杰在门口转过身来。

林子涵：“你妻子邵红，经过法庭教育，已经回家了。”

周士杰什么也没表示，又默默地转身走。刚走出一小步，身后的杨铁如又喊住他：“等等！”

周士杰再次在门口回转身。

杨铁如站起来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妻子为什么在法庭上喊‘不’？”

周士杰沉吟少顷，清晰地吐出四个字：“妇人之见！”

周士杰转身走出门外。门外的长廊里再次传来哗啦哗啦令人彻骨寒冷的铁镣声。

冰冷的铁镣声一直在响，直到渐渐消失。

林子涵的目光刚刚与杨铁如的目光对在一起，杨铁如便说一句：“走，我再带你去看个人。”

林子涵脱口而出：“谁呀？”

杨铁如并未作答，带着林子涵来到一间铁皮监舍门前。随着一声凄厉的声响，铁门被打开。映入林子涵和杨铁如视线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囚犯。不大的监舍只有囚犯一人，囚犯盘腿坐在地铺上，依然是镣铐加身。囚犯的目光转向杨铁如和林子涵，从目光中看出，似乎跟杨铁如不再陌生。然而，目光只在杨铁如脸上停留了一瞬，他便把头扭向了一边。在扭头的同时，他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一句：“下雨啦。”

杨铁如：“是啊，下了一整天。”

囚犯又说一句：“下雨啦。”

监舍里只有一扇很小的窗户，位置很高。囚犯的目光落定在那扇又小又高的窗户上。

杨铁如喊出了囚犯的名字：“吴西江，你的上诉省高院正在审理。”

囚犯吴西江：“上次来你说过。”

杨铁如：“这些天，怎么样？”

吴西江不说话。

杨铁如：“胃还疼吗？”

吴西江仍然不说话。

杨铁如：“法院派人到你家看了看，老婆上班，孩子也上学了。”

吴西江还是不说话。

在杨铁如的询问中，吴西江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扇又高又小的窗户。杨铁如跟林子涵对视一眼，又说一句：“还是那句话，你要相信法律。”

杨铁如话音刚落，囚犯吴西江突然唱起来：“下雪啦/天晴啦/下雪别忘穿棉袄/下雪啦/天晴啦/天晴别忘戴草帽

说是唱，也是一种嚎！

林子涵在囚犯吴西江突然的嚎唱之中不由得打个寒颤。

狱警迅即进来，说：“吴西江，不许喧哗！不许唱！”

吴西江我行我素，依旧在嚎唱。狱警和囚犯吴西江之间便有了一些扭结

和动作。杨铁如扯一下林子涵，两个人走出监舍。杨铁如顺手带过铁门，在狱警的吼斥中，吴西江的嚎唱渐渐平息。

林子涵：“吓我一跳！”

杨铁如：“走吧。”

两人走在看守所昏暗的长廊里，掠过一扇又一扇铁门。杨铁如疾步在前，林子涵紧紧追上，问：“这人怎么了？”

杨铁如：“故意杀人。”

林子涵：“判了？”

杨铁如：“死刑。”

两人匆匆走下看守所的楼梯。林子涵又问：“什么时候判的？”

杨铁如：“一年半了。那时，你还在法国上学呢。”

林子涵听到这里，一下站住了，惊讶地喊：“十八个月！这么长时间，怎么回事啊？”

杨铁如回头看看林子涵惊讶的神情，摆摆手说：“走吧！”

杨铁如和林子涵走到停在看守所院内的桑塔纳轿车前。林子涵又问：“这人多大了？”

杨铁如：“三十八。”

林子涵再次站住：“三十八？可他，他满头白发呀！”

杨铁如：“判决前，头发还是黑的，等咱们判了，头发一夜间就白了。伍子骨过昭关，真让我见着了。”

杨铁如走到轿车前，回头见林子涵还站在那里，便喊一声：“上车啊！”

雨中的林子涵抬眼便看见了看守所高高的围墙，紧闭的铁门，还有铁丝网、警戒线、哨兵……

桑塔纳轿车里的录音机，放出一曲咏叹调式的美声歌曲。

车窗前的雨刮器富有节奏地摆动，一下又一下，循环往复，永不休止。浙浙沥沥的雨水不停地落在车窗上，又不停地被划拨开来，像斩不断、理还乱的思绪。从看守所返回的路上，林子涵手握方向盘，很专注地开车，杨铁如坐在她的一侧。

美声歌曲不绝于耳。林子涵在音乐中突然说一句：“真想不到啊，咱们春江中院杨副院长的车上，竟然能听到意大利歌剧。”

杨铁如：“帕瓦罗蒂的《今夜无人入睡》。在法国呆了几年，你应该一耳朵就能听出来。”

林子涵笑了：“我当然听得出来。其实，不用听我也知道，这些日子，你是有些睡不着。”

杨铁如：“谁呀？”

林子涵：“不知道。”

杨铁如：“我怎么会睡不着？”

林子涵：“不知道啊。”

杨铁如听到这儿笑了。他关掉车上的录音机，问一句：“哎，我问你，法院干了十年，上学回来，也快一年了吧？刚才在看守所，你的手怎么还打哆嗦？”

林子涵听到这里，提高了嗓门：“谁哆嗦了？”

杨铁如：“没哆嗦？那你递给周士杰的判决书怎么掉地下了？”

林子涵：“那，那纯粹不知怎么搞的，他，他没接住嘛！还哆嗦，什么样的死囚犯我没见过？抢劫的、放火的、杀人不眨眼的……我哆嗦么咯！”

杨铁如听到这儿笑了：“畸，说着说着，脾气上来了！你呀，也就是在我这老师兄跟前，说出句话来就壮志凌云。”说着，他打个哈欠，不自觉地活动一下臂膀，说：“子涵，这些日子，也不知怎么搞的，老感觉有点那个。”

林子涵：“哪个呀？”

杨铁如：“累！”略一沉吟，又说：“我这年龄，不至于吧？”

林子涵：“太不至于了！”随即，她又说：“想知道为什么吗？”杨铁如：“想啊。”

林子涵：“想让我直接说还是间接说？”

杨铁如：“怎么说都行。”

林子涵突然冒出一句：“你呀，太想当院长了！”

杨铁如故意地反问：“说我？”

林子涵：“不说你说谁！”

杨铁如：“有证据？”

林子涵：“证据之一就是这首歌，《今夜无人入睡》。不想当院长你为什么睡不着觉啊？”

杨铁如：“这算哪门子证据？我不相信法国人就这么判案子。”

林子涵笑了：“你看你，说我的话了，手哆嗦什么呀？这就是咱中国人，明明心里想当官吧，打死也不承认，还故作清高，故作镇定。你看人家外国人，想当总统，公开拉队伍竞选。我想当，我要当，我凭什么当，我当上以后要干什么，人家就那么公开说，到处喊。哪像你这么深沉，心里在想，打死不说。再说了，想当院长有什么不好？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嘛！这话可是法国人说的！”

杨铁如也笑了：“你这么一说，也是。”

林子涵：“那就别说累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敢想敢干、敢作敢为才是我们盼望已久的杨铁如院长啊！”

杨铁如：“看你，像组织部长，给我任命。”

林子涵：“我的任命跟组织部长同样重要。”

杨铁如：“给个梯子，你真敢往上爬啊？”

林子涵：“我至少能代表春江中院绝大多数法官的基本意愿。当然，个别个人代表不了。”

杨铁如听到这里，再次笑起来：“听你说话这口气，哪像在看守所打哆嗦的样子？”

林子涵：“谁打哆嗦了？瞎说！”说着，掀开录音机开关，“做你的院长梦吧。”《今夜无人入睡》又扑面而来！轿车在波浪起伏的意大利歌剧中驶向雨的纵深……

3

黄昏，雨渐渐停歇。膝俄中，一条相对僻静的街道上，一群孩子正窝在一

起厮打着，难解难分。等杨铁如驾驶的桑塔纳轿车渐渐靠近时，成群的孩子立刻跑散，街道的水洼里站起一个十二三岁水淋淋的小男孩。男孩的身上、脸上都是泥。

桑塔纳轿车在哇哇大哭的孩子跟前停下。随之，录音机里帕瓦罗蒂的歌声也停下来。杨铁如打开车门，来到孩子跟前，扯起孩子问：“正大，怎么了？”

孩子面对眼前的杨铁如，哭声更加悲切。

杨铁如：“谁把你弄成这样？”

孩子边哭边说：“他们打我，把我掙到水里……”

杨铁如：“谁呀？”

孩子：“……我们班同学……”

杨铁如叹口气：“你也是个男孩，他们把你往水里掙，你就老老实实让他们掙？还哭，哭有什么用？”

孩子：“……他们人多……我打不过他们……”

杨铁如：“他们为什么打你，把你往水里掙？”

孩子：“我说，我说我爸上电视了。他们就打我。他们说，让你爸牛X，让你爸牛X……”

杨铁如听到这儿站直了身子，退一步，叹口气，有些恼怒地看着孩子：“行了，甭说我也知道了，又跟你同学吹牛了是吧？你说你……跟你说多少回了，你爸牛……你爸牛什么牛呀？一会儿你爸有车，一会儿你爸有枪，一会儿你爸管枪毙人……你，你以为你爸是谁啊？一天到晚瞎吹牛，那还不找着挨打？我要是你同学，我也揍你！”他说到这里，看看孩子水淋淋的一副可怜样，又走上前，“瞧这一身水！吹牛有本事，打架没本事了？你说你，放学不回家，到处乱窜什么？”

孩子哭着说：“家里没人……你让我妈回家，让她回来吧……”

杨铁如听到这儿，从兜里掏出手机，拨号。手机里传出服务台的声音：“你要的手机已关机或暂时超出服务范围……”杨铁如恼怒地关上手机。接着，杨铁如又要了传呼。他的传呼内容是：“……不能这样了，千万不能这样了，千千万万不能这样了……姓杨的杨，钢铁的铁，如果的如……”

杨铁如打完传呼冲孩子说：“走，先回家。”

孩子在哭声中一下又一下揩着脸上的泥污。

霓虹灯装演下的梦巴黎服装超市豪华、考究。典雅、宁静的音乐缓缓流淌着，《昨日情人》的乐曲把环绕立体声送到了店内的每一个角落。

林子涵在一排排女性服装前游动。她不时地拿起一件件服装挑选、比试，然后，又重新放回原处。

她的背后走来一位风韵极好的中年女子。女子从背后猛地拍了一下林子涵的肩膀。林子涵在惊讶中回过头来，看清对方，大喊一声：“赵清华，讨厌！”

赵清华笑了：“从背后看，这女人是谁呀？挑来挑去的，这么难伺候！嘿，果然不是外人。”

林子涵：“瞧瞧你开的这服装店，还超市，还梦巴黎呢。两层楼转下来，没一件衣服有点意思。比……”

林子涵这句话还未吐口，赵清华便接上了：“比人家巴黎差远了，对吧？”

林子涵听到这扑哧笑了。笑过之后，又说：“真的，我在办公室说好几回了，我有个姐们儿开了个服装店，特棒，说得人家那几个女孩都要跟我来。你看看，你这店有法让人来吗？”

赵清华随手扯过一件衣服：“你说我的服装没意思？你看看这件，胸口太低，是吧？再看看这件……”她又扯过一件，“裙角太短，对吧？”她把衣服放回去，“知道吧？不是服装没意思，是你没意思。服装可是跟着人走的。这服装让大街上那些女孩一穿，你猜怎么着？新新人类！你从巴黎回来，这名词该听说过吧？这店不是给你开的。你，我，咱们都过期了，快作废了。”

林子涵：“这么快，咱就过期了？人家巴黎……”

赵清华：“少巴黎啊，烦！”

林子涵：“好好，不说了，不说了。陪我再看看吧。”

两人又穿行在一排排的服装前。

赵清华：“你看，我这儿哪件衣服不比你们穿的那套制服强？灰不灰、蓝不蓝的，难看死了。”

林子涵：“我们早换装了，你不知道我们法院换装了？”

赵清华：“不知道。唉，今天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了，坐在审判席上，一点儿表情没有，跟真事似的。那财政局长不小的官了，真判死刑啊？”

林子涵：“开玩笑！电视能哄你玩儿？”

赵清华：“从电视上看，那人的面相不像那么黑啊！”

林子涵：“废话！谁把什么事都写在脸上？你看看你这店，价格够黑的吧？你不还是一脸微笑，杀人不用刀。”

赵清华捅林子涵一拳：“说什么呢！”

正说着，林子涵包里的手机响了。她拿出手机，刚“喂”了一声，突然改变了脸色。随即，她收起手机，说：“清华，我得走了。”

赵清华：“约什么会呀，这么重色轻友？”

林子涵边跑边摆手：“走了走了！”

林子涵快步跑出服装店，几乎跑到马路中间，横腰拦住急速行驶的出租车。

出租车在紧急制动的刺耳声中停下。林子涵匆匆上车，向司机比比划划指点路线。

4

医院楼前停着许多警车，警灯在黑夜闪烁成红红的一片。

林子涵跳下出租车，穿越一片红红的警灯，奔向医院大厅。

医院急救室前，在警察的护卫下，暂时形成了隔离区。

杨铁如正在听一位看守所负责人介绍情况：“对这样的重刑犯，我们采取了特殊的看护措施，到现在也不清楚，怎么会有一块玻璃眼镜片落在里边。他就用这块玻璃镜片割了手腕，幸亏发现及时……”

林子涵就在这番介绍中跑来。

几位大夫走出急救室。一位大夫说：“没事了，不会有危险。”

杨铁如紧绷着脸，什么也没说，拨开几名警察，走进急救室。林子涵见状，也紧随杨铁如进去。

躺在急救室病床上的死刑犯周士杰。吊瓶和输血袋挂在床前。一名狱警在床前紧紧盯守。

杨铁如和林子涵来到床前。狱警稍稍让开。杨铁如紧盯着病床上的周士杰。周士杰在输血和输液的同时，一只手仍然铐在病床的栏杆上。杨铁如看到了那副理亮的手铐，片刻之后，说：“把手铐摘了吧。”

狱警犹豫地看着杨铁如。

杨铁如没说话，只是盯着那副手铐。

狱警把手铐摘下来。杨铁如走了几步，来到床的另一侧。他盯着灯光下的周士杰，口气平缓地问一句：“怎么想的？啊？”

周士杰闭着眼睛不说话。

杨铁如又喊一句：“周士杰！”

周士杰的眼睛缓缓睁开，他没有看杨铁如，只是盯着头上的天花板。

杨铁如又问一句：“为什么这样？”

周士杰：“死是定了的事，只是早晚而已，形式不同。”

杨铁如：“这种形式有什么好？”

周士杰不说话。

杨铁如：“告诉我！”

周士杰仍然不说话。

杨铁如：“告诉我。”

周士杰：“自己毁灭自己，可能是我最后惟一保持的一点自尊……死是必然的，我已经不在乎了……死有余辜……我只是怕……”

杨铁如：“怕什么？”

周士杰：“绑赴刑场、执行枪决的那种场面……”

听到这句话，杨铁如和林子涵的目光有短暂的交流。

周士杰：“以前我一直想，死是容易的，活着却很难。可事到临头，我突然发现，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周士杰怎么会有这样的下场，活着，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事；死，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杨铁如想了想，便说：“道理并不深奥，你得到了不该得到的东西，便失去了不该失去的自由。这自由包括，你自己没有选择死的权利。”

周士杰沉默片刻，说：“死是最大的惩罚，是极刑，我自己去死和你们让我去死，有什么两样？”

杨铁如：“因为，没有自己对自己的犯罪，所以，也不会有你自己对自己的惩罚。”

周士杰听罢，茫茫然说一句：“我明白了，这就是绝路。绝路就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杨铁如想了想，说：“你仍然可以上诉。”

林子涵插一句：“我们送达的判决书只是一审判决。”

周士杰摇摇头：“我不上诉，那只是再重复一次折磨，比死更可怕。”说到这里，他忽然欠起身子，急切地表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恳求你们，快点让

我死，早一天是一天，早一会儿是一会儿……”他几乎要从床上坐起来，激动地说：“你们是法官，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求求你们，我不想做行尸走肉，我实在等不下去了……”

狱警上前制止周士杰：“周士杰，躺下！”

狱警把欠身坐起的周士杰重新按倒在床上。

杨铁如看到重新躺下的周士杰，沉吟片刻，说：“法官并不像你想象的，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这权力不光我没有，谁都不会有。周士杰，你受过正统的高等教育，也做过多年国家干部，有句话不用我解释你也会明白，无论你还是我，都处在一个充满秩序和规则的社会之中。任何事情都有它的规则，生是这样，死也是这样。我相信你能听懂我的话，你好自为之吧。”

杨铁如说完，转身向门外走去。林子涵见状，也转身跟走。

两人刚走到门口，身后的周士杰突然说一声：“谢谢你。”

杨铁如和林子涵回头。

周士杰：“我死了也会记住，今天晚上你搞了我的手铐跟我说话。”

杨铁如和林子涵转身走出门外。

急救室门外的戒备似乎更加森严。警察站立两侧，人数比刚才有所增多。

一位公安局负责人走上前跟杨铁如打招呼：“过来了。”

杨铁如紧绷着脸，简单地“嗯”了一声，与走上前的负责人草草握手。

公安局负责人显然牢骚满腹，对众警察吼着：“怎么搞的？出这么大的乱子！”

杨铁如对林子涵说一句：“你先留下，有事跟我联系。”

杨铁如说完，转身走去。

杨铁如刚走到医院大厅，林子涵匆匆跑来，背后喊一声：“铁如。”

杨铁如回头站住，看见林子涵正跑下楼梯。

林子涵来到杨铁如跟前：“市委孙书记打电话来了，询问情况。”

杨铁如咬咬嘴唇：“让他们谈吧。”

林子涵问一句：“你回单位？”

杨铁如：“我累了，回家睡觉。”

林子涵站在大厅，看杨铁如的背影走出大门。

警车依然密密麻麻停在外面。在闪烁的红色警灯中，林子涵看到杨铁如的背影被红灯照亮，又被黑暗吞噬。

5

这是一幢新楼，看上去很宽敞、富有现代建筑风格。杨铁如来到楼道中自己的家门前，掏出钥匙开门的一刹那，似乎有些踌躇。他把钥匙在手里掂了掂，片刻之后，还是打开了屋门。厅里没有开灯，杨铁如顺手把灯打开的时候，他看到了蜷缩在长沙发上的妻子刘早春。

杨铁如放下包，看看在沙发上蜷缩不动的妻子，来到相邻的沙发上坐下。

屋子静默。只有墙角处鱼缸内游动的鱼显示出一些生机。

杨铁如说一句：“回来了？”

妻子刘早春没说话，也没动。杨铁如又说一句：“正大睡了？”

妻子刘早春仍然没有应答，也没有表示。

杨铁如在如此氛围中，点上一支烟，然后说：“不能这样了。”

妻子刘早春霍地一下从沙发上坐起：“我知道，不能这样了！千万不能这样了！千千万万不能这样了！我回来就想问你，你想怎么样？”

杨铁如：“我想怎么样？家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还能想怎么样？”

刘早春：“这是个家，不是个冰箱。”

杨铁如：“怎么叫冰箱？”

刘早春：“就是结冰！”

杨铁如：“结什么冰？”

刘早春站起来，“寒冷！寒冷你懂吗？杨铁如，你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女人是水做的，而你，眼睁睁让这水结成了冰！”

杨铁如听到这里，把烟掐灭。他没有面对妻子咄咄逼人的目光，而是缓缓走到房里另外一个角落，突然回转身说：“也许，也许我在哪里做错了什么，我正在想。”他猛然提高了声音，“可我就是不接受你这套无限上纲、夸大其辞的理论！这个家，很正常的家，凭什么因为你一番话就变成了冰箱？我没觉得冷，孩子也没觉得，他甚至感到燥热，以至于跑到大街上到处吹牛！就连鱼缸里的鱼，热带鱼，也一直活得自由自在，没有因为温度低而死去！你怎么就结了冰？是这个家让你结冰，还是你自己没事找事、无缘无故地结冰来降低这个家的温度？我实在不明白，你们中文系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所有本事就是用来把家庭比喻成冰箱！”

刘早春：“你这是在对我宣判？”

杨铁如：“我在讲道理！”

刘早春：“你以为这是法庭，我是你的审判对象？”杨铁如：“我没那么想。我只想跟你说明，这个家，是个很正常的家庭，跟楼道里所有的家庭，跟千千万万过日子的家庭没什么两样。有吃，有穿，有空气，有温度，有老婆孩子和丈夫，中国人就这样，中国人的家庭都这样！你所说的冰箱，只是放在厨房的角落里，用来冷冻暂时吃不着或者吃剩下的食品！”

刘早春：“那我就告诉你，现在，我就是你吃不着或者吃剩下的食品。”

杨铁如在妻子这句话面前有些语塞。停顿片刻，他略显无奈地说：“好好的，有什么事说什么事，我们干吗要拿该死的冰箱说话？”

刘早春：“因为它用在你身上最准确！”

杨铁如无奈地看一眼鱼缸里优哉游哉的鱼，叹口气，缓缓地来到沙发前坐下，重新把刚才掐灭的半支烟点燃，语气变得平缓下来，说：“我很累，真的。我为什么累，我怎么累，我累到什么程度，别人不清楚你该清楚。累极了，撑不住了，我就想回家，回家睡觉。我就不明白，回家睡个觉怎么就这么难？你让我睡不成这个觉，或者睡不着，或者睡不好。睡觉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你为什么把我这最基本的权利也据为己有？不知从哪天起，我们就不断地争吵，你说一切的一切都是一句话，你爱我。你爱我就得让我回家睡觉，我需要睡觉！”

刘早春听完杨铁如这番话，收拾起自己简单的东西，冷冷地说：“杨铁如，我刘早春是个人道主义者，我不会把你的基本权利作为我的私有财产。你睡

吧，你需要睡觉！”说完她拿起自己的东西，走出家门。

家门关闭的一刹那，杨铁如的香烟在烟缸里被狠狠地掐灭。

与此同时，电话铃响了。杨铁如看看电话机，迟疑中接起了电话。随即，他的神情便从颓唐中恢复过来：“孙书记，你还没休息？对，我刚从医院回来。我听说你把电话打到了医院。对，情况已经稳定住了。周士杰这种情况过去也遇到过几例。”他听了一会儿，说：“好，好，我明白市委的意思……对，目前他还没有提出上诉……不过，法律程序规定的日期是自判决书送达十日之内……好，好的，再见。”

杨铁如放下电话，又拿起一支烟。沉吟片刻，他没有点，把烟放下。他起身，来到儿子正大的卧室。正大已酣然入睡，床头的台灯也没有关上。台灯照耀下，杨铁如看到了椅背上搭着的几件满是泥污的衣服。他把衣服拎起，关掉台灯，走出儿子的卧室。

杨铁如把几件沾满泥污的衣服扔在了卫生间的洗衣机里。

他来到了阳台。这是一幢高层建筑，透过阳台的窗户，杨铁如看到了这个城市的万家灯火。在闪烁的万家灯光中，杨铁如不知道偌大的春江市究竟蕴藏着多少温馨抑或烦恼的故事……

6

春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巍然屹立、器宇轩昂的大楼，沐浴在晨光里。

陆陆续续到来的法官正拾级而上，走向法院大楼。走在人群中的杨铁如手持公文包，不时地与法官们点头打招呼。

杨铁如走进法院大厅时，看见民事审判庭四十多岁的范伯年正抱着一摞卷宗从楼梯上匆匆走下。范伯年走得急，显然没有看见杨铁如，杨铁如却喊住了他：“老范！”

范伯年抬头看见了杨铁如，急忙走过来：“杨院长。”

杨铁如：“这些日子没怎么见你。”

范伯年：“天天开庭。这不，上午一个，下午一个。民事庭人手少，一个个都忙得脚不沾地。”杨铁如点点头，忽然又说：“抽空，我到你的庭上去听听。”

范伯年一愣：“怎么了？抽查还是考试啊？你院长往那儿一坐，我还不乱了阵脚？”

杨铁如笑了：“你这么说，我还非去不可，我看你乱成什么样！忙吧。”

范伯年笑着，刚要走，突然说：“杨院，你眼圈发黑啊！是不是周士杰那案子闹的？”

杨铁如：“他周士杰有那么大本事，让我眼圈发黑？我倒是看你头发越来越少了，悠着点啊！”

范伯年摸摸头：“我这头发，生下来就这样！”说完，笑着走开。

杨铁如刚上楼梯，碰上了迎面走下楼来的刑事审判厅书记员、年轻姑娘聂小倩。在审判周士杰的案件中，聂小倩就是当庭的书记员。聂小倩与杨铁如打招呼：“杨院你好。”

杨铁如点点头：“对了，你把那天法庭上周士杰的陈述送来我看一下。”